

今日評論

第二卷第三期

時評

敵犯浙閩洋面(平)

調整國際收支的新辦法(信)

但澤問題又趨嚴重(貢)

抗戰兩年之回顧

兩年來日本的政治與經濟

抗戰與選擇

抗戰中的經濟政策

抗戰中國際形勢的轉變

日寇弱點的暴露

傅孟真

迅中

潘光旦

陳岱孫

錢端升

史國綱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九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第一類新聞紙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時評

敵犯浙閩洋面

日寇侵華已滿兩年，但上海以南的海口，淪陷者數旬前僅有廣州及廈門，其餘如甯波，溫州，福州，汕頭等，一直在我手。要到最近數旬，敵人始對各海口有新企圖；除汕頭已陷，定海被佔外，溫州福州與北海也正受着敵人的威脅。

就軍事上言，我方對於沿海口岸的防禦戰早定有方策。敵來必抵抗，抵抗必殺敵；但敵如以大軍來，則我決不死守。敵既擁有海軍，我自不得不擇地而戰，上述的方策當然是再相宜不過的。所以能守固我之疆，即不守亦不足為大害。

就經濟上言溫州等處的能守與不能守也不能發生嚴重的影響。這些港埠在我們手中時，我們固可用以輸出土貨，但自浙贛路被敵切斷後，自溫州等處輸出土貨的數量早已銳減。所以不守也不致發生重大的不良影響。

我們所應注意的倒不在軍事及經濟方面，而是敵人的用心。敵人之擾閩浙，其用心似在打擊第三國（尤其是英國）的商業，並欲藉這打擊以壓迫第三國改變其反日的態度，或更進而作對日有利的調停。關於這點本期史國綱先生也有文論及。據我們的推斷，英美等國對日早表疾惡，當不致墮入日人計中。所以日人入浙閩的最大收穫充其量也不過是據有幾個空城以自慰罷了。（平）

調整國際收支的新辦法

財政部最近頒佈「非常時期禁止進口物品辦法」與「出口貨物結匯領取差額辦法」，七月三日，報上已登載這兩個辦法的條文和施行的意義。被禁止進口的貨物包括非抗聯建國及日用所切需和有本國產品可以代用的一切物品；外國的烟酒、海產、絲貨、化妝品、玩具樂器，以及帶有奢侈性的毛貨棉貨，木材紙張等，都在應禁之列。對這些物品不但禁止直接進口，即報運轉口，或用郵包由外洋寄遞，或由本國口岸寄遞轉口，亦均禁止。

這辦法施行之後，將來能否如財部發言人所推算，每年省出二萬三千萬元國幣的外匯支出，不是一個主要的問題。要緊的是處此非常的時期，對於國際收支平衡的維持和集中外匯用途於購買抗聯建國必需的物料，我們應該採取一種能做到多少就應做到多少的方針。在未淪陷的口岸，還進口限制辦法

的施行不應遇到什麼困難。同時正如財部發言人所說，進口貿易不至因為此種限制而大減。軍需材料和建國所需機器及原料進口的增加，足以彌補非必需品進口的減少，這是可以告慰對華貿易的各友邦的。進口限制還有一個有利的作用，那就是它會促進後方工業的發展。至於淪陷區內的進口，數量上的確比後方的進口大得多，而限制的辦法恐無法施行到如何程度。我們尚應從其他方向，繼續防止我們外匯被敵人所套取。

關於出口貨物結匯領取差額辦法的施行，我們認為這是政府對於促進輸出的進一步和更精確的措施。依照這新辦法，除了桐油茶葉豬鬃蠶繭四類出口貨由政府貿易機關統籌優價收購外，其他貨物出口由結匯人得加價法價與掛牌價格的差額。這一個辦法比從前用的各種促進外銷的方法徹底得多，施行後，可以使那些凡政府貿易機關因為人力所限不能儘量收購輸運的出口貨品，此後得由商人的活動而多收多運出去，可以免去前此商人對於經營出口貿易的疑畏和消極。雖然照理論來講，在新辦法下，為結清某一數額的外匯所需給予的法幣會比從前的要多，但是整個輸出貿易若能由此大增加，則其對於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改善和戰時一般經濟力量的增強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如同時對於法幣的外流再加以更積極的限制，這新辦法是不會對法幣的對外價值增加不利的影響的。除了鼓勵出口貿易之外，目前很需要改進的是運輸能量的增加和運費的減低，以及外匯和對外貿易管理機構的統一與集中，和區域管理的取消。有了貿易與外匯管理機構的統一和集中，才能達到戰時經濟動員原則上與實際上的需要，這是全國人所應該認識清楚的。（倍）

但澤問題又趨嚴重

但澤問題成了目前歐洲危機的焦點。據一般揣測，德國擬在短時期內利用恐嚇政策，使但澤歸入第三帝國版圖。該市本是德國的囊中物，事前既有充分準備，強行佔取當無重大困難。

不過眼前歐洲局勢，已與伊奧奔捷時大不相同。不久以前，奧國不抗而降，捷克被迫屈服，半因自身缺乏防禦力量，半因英法沒有援助的決心。時至今日，波蘭對但澤問題的態度，却已有過顯明的表示。倘一旦德國強佔但澤，它便將起而應戰；果爾，則英法二國以條約關係，亦不得不執行互助的

義務。波蘭抵抗侵略既下了莫大的決心，好像已使這一個危局陷入莫可挽回的境地了。

當然，波蘭的態度係藉英法互助保證以強大。綜觀近日英法當局的一再表示，其抵抗侵略的決心確已日益增強。最值我們注意的，就是上月二十九日英國外相哈利法克斯的演詞。由此我們可以窺出英國外交的堅決立場和顯明路向。此後英國雖仍期盼但澤問題能够和平解決，但在條約上却不肯輕易拋棄助波的義務。近一週來，法國外交當局對但澤的立場，亦屢加解釋，

抗戰兩年之回顧

傅孟真

自倭賊在兩年前的七月七日，無端襲擊我們的宛平縣城（舊名蘆溝橋），到了現在，恰滿兩年。這兩年中，我們的同胞雖然飽受艱苦，大量死亡，但我們的民族充分表現其偉大的力量，不屈的精神。在這個表現中，看定了最後的勝利，光明的前途，以後的中國歷史，要比四千年歷史上，何時代都光榮偉大。所以這次的大難難，已是締造將來的大光榮的基石。

綜合這兩年中的事蹟，可以看出幾個重要的現象，現在分別去說。

第一、愈戰愈疲的倭國，愈戰愈強的我國。這雖是一句恆言但也是鐵一般的事實。本來中倭兩國的力量大相懸殊，這也就是倭賊敢於屢次下手來侵略我們的理由。但是倭賊却未料到我們在南京陷落後不瓦解，我們在武漢廣州陷落後不頹喪。在對我們無利的地形上和他磨擦了兩年，而現在戰事轉到與我們有利的地形上了。我們之所以越戰越強，其原因不一，今舉其主要者。第一、我們有全國一致非崇信賴的領袖，而倭國沒有，在我國，是上下一心的，人人感覺到亡國之慘。在倭國，老成人爲國枕憂，少壯軍人爲國惹禍，實業家不得已而聽從軍人，却滿懷憂慮。一般民衆，能聽宣傳，惟能甘從，却也莫明其妙。所以沒有人能決定國策，沒有人能統率全局。一個駐紮一個駐德的大使，竟能迫擊內閣，使其改換嚴重決議。如此看來，倭國真不是一個現代有組織的國家，而我國的組織，經此抗戰却遠比他現代化了。第二、這一個戰爭，在我們是自己救命的奮鬥，在他們是侵略戰。它是救命，自然發動出所有的力量；既是侵略，雖然倭賊受侵略主義的教育，素有侵略的經驗，竟究侵略不救命去一般人心坎上是不不同的。第三、倭賊的頭目，每每說他的國民的，沒有一次實現。他們總是說，某處某處可以不勞而

予侵略者以嚴重的警告。英國因但澤糾紛而作戰，則法國之參加，到今更無疑義。英法既肯以相等義務約束自己，再謀蘇聯積極援助，建立反侵略和平陣線，就現勢觀察，似乎反因但澤問題再度緊張，較前容易克服種種困難。從另一方面看，此時希特勒或許知難而退，僅想藉着忽鬆忽緊的但澤糾紛，增加波蘭的焦慮，俾得乘機解決波蘭的各項問題。

總之，希特勒自侵奧併捷以來，無不在波境積極增防，隨局勢的演變而向波不斷提出要求，但究在什麼時候發難，我們殊難斷言。（頁一）

獲，某點某點可以小出代價，所以動員法不待全部實行，在目下狀態中，當可兼與蘇聯英國起意等等，然而這兩年中的歷史是何如者？他出的人力物力的代價是怎樣？他現在是不是能真與蘇聯英國開戰？他的頭目，由也知道前言不後語了，他的國民當也感覺萬分無聊了。在我們，我們的領袖說：南京陷落無關大局，陷落後抗戰精神及力量應當更強。事實正是如此。我們的領袖說：武漢廣州之陷落無關大局，自此以後便轉爲優勢，便要有大勝利。事實更是如此，乃有鄂北晉西晉南之大勝利。所以可以說，倭國的宣言，無一確切實現，我們的暗示，無一不成爲虛語，在這種情形進展中，自然他們越弄越疲困，我們越來越自信。第四、江海的沿線，平地的地形是與我們不利的，所以以前固守，出的代價多。自南昌陷落之後，此一局面告終，以後都有山地戰，離鐵路，或且離開公路。我們發揮這一個地形的便利，以後的鬥爭，決不須前者這樣之代價了。況且我們在這兩年中，一面抗戰，一面練兵，目下尚有數十萬的精兵未用，而且同時在更大的規模中繼續訓練着。所以西方半壁，固如金湯，倭賊不再來送死，則鄂北晉南已開定例了。第五、我們的經濟組織及工業化，原來固遠不如日本，但這卻是在這全門爭入於現階段中一個有利的形勢。所以我們能窮打，能苦打，日本則差得多，工業對於國力，是一個大貢獻，卻也是一個大擔負。在此一點上，日本的憂慮，比我們要多得多。

第二、我們的軍事力量，實有驚人的偉大。日本的新軍力，有數十年的歷史，當然是很有他的優勢的，所以若以軍隊之近代化而論我們的軍力自然不及他。但是，我們這幾年中，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軍力的進展，實在

神速，其難得的，是一面戰爭一面增加軍力。這個進步，以速度論，超過歷史上任何時代，若舍去近代化而論，現在中國的軍力，是比得上幾國歷史上最強的時代。這不特是我們的敵人未曾料到，即我們自己，事前的估量也未必如是之高。這個歷史的致蹟，是表示我們民族的偉大力量最明顯不過的。我們要記着，現在我們的軍事力量，比前年上海戰爭時，增加了幾多倍了。至於在近代化上缺陷頗可以「攻守異體」「哀兵者勝」抵償，代以在軍事上，我們絕用不着憂慮。

第三、新教育之表現其力量 這裏所謂新教育，轉自清季以來之新制而言，尤其着重在五卅以來之開明運動，近幾年中之民族主義教育，在今天，回想我們在小學時代——前清光緒末年，——真正是兩個世界了。現在的青年，以考上空軍學校砲兵學校爲榮，尤其是在好家庭中之青年，有此志願，至於一般「老百姓」愛國心之發動，更可以看出時代的轉變，誠然，受新教育者尙有不少的人去做漢奸，可見在教育上還要努力。但是，以百分比例算去，可是目下的局面出在二十年前，或十年前，漢奸要多好些倍。一切北洋軍閥，無聊政客，今日知自愛者極多，足徵時代之進步——所可恥者，還出來一個

兩年來日本的政治與經濟

日本自對華作戰以來，其政治重心，即由政黨轉移到軍部，五一五事件後政黨內閣的生命雖已壽終正寢，但少壯軍人及右傾份子等心猶以爲未足，積極攻擊元老重臣政黨財閥，終於一九三六年發動了更大的二二六暴動，陰謀將維持現狀派的重要領袖一網打盡，以達軍人組閣之目的。這種殘暴行動一方面引起了民衆的厭惡，同時使軍部內的上級幹部也軍紀掃地，惴惴自危。所以二二六事件後軍部在政治上的發言權雖繼續增大，但少壯軍人及右傾份子的氣焰却大受打擊，庇護少壯軍人的領袖荒木，真崎，建川等都退出現役。軍部主張用合法的手段，推行法西斯政治。廣田與林先十郎相繼組內閣失敗後，近衛因西園寺的一再督促鼓勵，起而組閣，人們都希望他能保守自由主義的殘軀，緩和軍部的脅迫。但不幸這位公子哥兒既乏魄力，又無手腕，執政僅一月而蘆溝橋事變爆發，近衛雖不欲擴大，但終以軍閥之兇橫，戰爭由華北而延及上海，終於發展成中日兩國的全面戰事。於是急進軍人及右傾份子捲土重來，在舉國一致的口號下，二二六事件後暫時斂跡的急進軍人

汪精衛！

第四、政治上也有好的開端 戰事可以作爲改良政治的準備，但政治不能在戰時大量改革，這本是一個不可移的原則。所以，我們如是希望一下子到了儒家夢想的「唐虞三代」便也是做夢了。不過，這兩年中，政治在精神上已有了大進步，國家意志成立，共信心成立，因共信而互信，互信而真正統一。在這裏新國家之基石就奠定。夫共信不立，則互信不成，互信不成，則統一不固。戰前之統一運動，成就的頗偏於表面，自抗戰一來，乃有心理上統一，即是真正之統一。所以抗戰是建國的訓練，抗戰是建國的基礎。

綜觀兩年中的趨勢，我們是一天一天的上升，日本是一天一天的下降。自今而後，就內事論，地利人和更好過以前，就國際形勢論，慕尼黑黑惡跡，已將結束，歐局將有大變動；而影響及於遠東，倭賊將隨其賊影而沒落。所以大光明的前途，正不在遠。然而天下事總在人爲，成功總在努力。現在我們要發揮我們的一切力量到最大限度，人盡其力而不偷閒，物盡其用而不浪費，任得其才而盡厥職，政治昭明而感大衆。這是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必能辦到的！

迅中

領袖真崎，荒木，建川，松井等又再度出山。十月以軍部之要求，設企劃院及內閣參議會。企劃院係合併企劃廳與內閣資源局而成，直屬總理大臣，計劃「平時及戰時綜合國力之運用及擴充」。換言之，軍部欲使國策的決定與運用專屬於一個機關，避免各部的容喙牽制，而便於操縱和指使。內閣參議會係網羅軍政財各界領袖十人組成，表面爲審議戰時國策，補強內閣，所以穩健與右傾份子兼容並收，陸軍方面爲宇垣一成及荒木真夫，海軍方面爲安保種清與末次信正，政黨方面爲前田米藏與町田忠治，財界方面爲池田成彬與齋藤之助，及松岡洋右與秋田清等十人，其中荒木，末次，池田，前田（雖屬政友會，會努力新黨工作），松岡，秋田等皆係法西斯份子或與法西斯份子有相當聯繫者，故實含有削弱內閣職權，牽制國策決定之意義。鑒於以後末次與荒木的入閣，有謂係爲被等準備入閣之階梯者。十一月復成立大本營，假大元帥天皇之名，翼達軍權高於一切之詭謀。十二月木戶幸一與末次信正先後入閣任文部大臣及內務大臣。木戶爲少壯官僚領袖，接近革新派。

末次則為海軍之急進份子，就任後大捕自由主義人物，內有大學教授，作家，記者等，共凡三百七十餘人，並下令解散無黨派，防止左傾思想。去年一月，增設厚生省，促進國民體格，計劃戰時社會設施，亦出軍部要求。五月間內閣改組，宇垣任外務大臣兼拓務大臣，池田任大藏大臣兼商大臣，荒木任文部大臣，板垣任陸軍大臣，木戶任新設之厚生省大臣，皆為軍人；此外司法大臣鹽野向有法西斯法相之稱，大藏兼商工大臣池田於二二六事變後漸與軍部法西斯份子接近，實際等於一法西斯內閣。對華方面軍部復要求設立一中央機關，企圖操縱對華一切事務，外務省雖一再反對，宇垣甚至以去就力爭，但自去年十月宇垣辭職後，對華中央機關——興亞院終於成立了。柳川中將任總務長官，下設政務，經濟，文化三部，鈴木少將與日高總領事任政務及經濟部長，文化部長暫由柳川自兼，此外另設勸任技師組，任命宮本武之輔總其事，計劃中國境內之鐵路，公路，水利，土木，港灣等之修理與建設，以利軍事工作之推進。近更發表駐華四聯絡部長官，喜多陸軍中將任華北聯絡部長官，津田海軍中將任華中聯絡部長官，酒井陸軍少將任蒙疆聯絡部長官，水戶海軍少將任廈門聯絡部長官。而將對華外交，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等權完全集於軍人之手。所以無論就人事或機構方面言，近衛內閣充滿了法西斯政治的實質，無異軍部的傀儡。

至於政黨方面在戰時議會的大帽子下早已噤若寒蟬，軍部及右傾份子的新黨運動雖未成功，但政黨的毫無反抗能力和鬥爭意志，已充分暴露出來。第七十三屆會議中，大部重要議案都如政府的意志通過，八十三萬萬的空前預算順利成立，廣田內閣時未能通過的電力國營案也加以修正而通過，而最重要的，軍部想控制整個經濟及社會機構，剝奪個人財產，工作及言論自由的總動員法案也因軍部指使暴徒攻擊政民兩黨總部，政黨屈服而通過。雖然附有不適於中日糾紛的規定，但議會閉會未久，軍部即藉口對華戰事擴大，要求實施總動員法。內相末次在政府內一再強硬要求，後以興亞院問題及對英外交與穩健派之字垣外相衝突，宇任終於被迫而去職，池田亦因難填軍部之慾而辭職。近衛既苦戰事之結束無期，復不堪軍部之煎迫，終於本年一月四日辭職，而將難題讓之平沼了。

平沼就職後，閣員大半係近衛內之舊人，且設不督部以昇近衛，輿論方面雖一再要求革新，但平沼僅於議會閉幕後，實行兩位閣員缺額的補充，國本社系的小磯昭大將任拓務大臣，內閣書記長田邊治通任遞信大臣，餘無

更動，而對各項政制，亦認為無改革必要。對於政黨只求與政府合作，並不過分壓迫，政黨也心滿意足，所以七十四屆議會中，九十二億的空前巨額預算及八十九種法案都順利地通過。政府對輿論的限制也大為鬆弛，平沼在議會中發表施政演說時，力說「萬民輔翼」，要求舉國合作，所以近來自由主義色彩的言論也漸漸抬頭了。平沼手倡兩本社，願得少壯軍人及法西斯份子的熱烈擁護，為何登台後反趨穩健呢？原因不外三點：（一）現實的法西斯份子已經超過他的理想，如再右傾，除了做軍人的傀儡外，別無他路；（二）平沼鑒於內外局的嚴重，不得不傾向健審慎；（三）為欲得到元老重臣財閥政黨等的支持起見，不得不遷就他們的意見。不過現在日本舉國人民因飽受戰爭苦痛，亟思「收拾事變」，但軍部則以對華戰事勢成騎虎，為維持軍威計，不惜孤注一擲，對內主張積極推行總動員法，對外則主張加入德意集團，不惜與英美法芬民主國為敵，平沼左右兩難，究有何錦囊妙計克服難關？且軍部及法西斯份子於穩健勢力的抬頭，是否甘於退讓，又係一大疑問，豈僅影響平沼個人之進退而已！

其次就經濟言：日本二年來對華作戰費用，據已公佈者，前昨兩年共通過二十五億六千萬，去年度（自去年四月一日至本年三月底）通過戰費四十八億，本年度（自今年四月一日至明年三月底）又通過戰費四十六億，共計達一百二十億之巨額，比之甲午戰費之二萬萬，日俄戰費之十七萬萬，歐戰之十五萬萬，東北事變費之十一萬萬，幾達十倍。而經常預算亦隨之增長，七七事變前一年之經常預算為二十二億八千萬，事變發生之年度（昭和十二年度）則增至二十九億八千萬，去年度增至三十五億一千萬，本年度則又增至三十六億九千萬，所增部份大部係海陸軍經常費，事實上等於變相的戰費。日本本年度之總預算（連經常費戰費及追加預算在內）達九十二億之巨，較之七七事變前昭和十一年之總預算二十二億八千萬，增加約四倍餘。收入方面昭和十二年度僅十八億，十三年度約二十二億，收支相抵，不敷數巨。彌補之法不出增稅，公債及通貨膨脹之三途。增稅方面在北支事變特別稅，臨時所得稅，增加大眾消費稅等苛捐雜稅名義下不過數億而已，杯水與薪，無補於事。通貨方面據日方公佈，戰前日本銀行紙幣發行額恆在十萬萬元左右，事變發生初即增至十二億與十四億之間，年底增至十五億，去年底增至二十八億，今年據稱減少。據東洋經濟新報調查，本年四月底之發行額為二十四億，較戰前增加約一倍有半，已露通貨膨脹之徵兆。但大部來源則賴

公債，日本戰前公債數為一〇五億，去年三月底增至一百二十八億，本年三月底約有一百七十億之巨額，本年度預算中尚擬計劃發行五十六億，敵國國民每年總收入約在一百二十億至一百五十億之間，是否每年能消納如許巨額公債，實係一大疑問。

至於貿易方面，自開戰以來，即竭力統制，一面限制輸入，以防資金之流出，一面振興輸出，以冀吸收外匯。據敵方公佈，去年出超一千五百萬萬，係二十年來稀有之好現象。但究其實，輸出之增額皆在東三省及淪陷區域，所獲多半係日幣與偽幣，並不能取外匯，至對「日圓集團」以外國家之輸出，去年較前年減百分之三十四，約有日圓六億之入超。而況軍需品的輸入總而不宣，每年必達數萬萬元之巨額。這兩項的支出必賴現金支付。據美國統計，前年八月至十二月輸入美國五萬萬三千萬日金，去年一月至八月又輸入美國三萬萬四千萬，輸入其他國家者尚不在內。日本存金據前年八月公佈，不過十二萬萬，然則始已用罄矣。觀日本當局的積極獎勵採金，並強制收買民間存金，現金之枯竭可知。

因為紙幣公債的濫發，現金準備的枯竭，物價亦隨以飛騰，據東洋經濟週報調查，本年五月的物價指數已較戰前增高百分之二〇三·六，人民收入減低，支出增多，生計不堪聞問。所以近來敵人積極計劃統制物價，期安人心，捉襟見肘之態，暴露無遺！

根據上列數字，雖然不能看做敵國經濟即將崩潰，但日趨困難的情形則無可隱瞞。所以近來敵人方面積極提倡百億儲金運動，夢想以六十億消納公

抗戰與選擇

戰爭的選擇影響，本來是一個不容易討論的題目。中國對日的抗戰正在進行中，其選擇的影響如何，自更無從懸測。下文云云，一部分得諸近代西洋各國戰爭的經驗，一部分是兩年來個人的一些浮泛的觀察，觀察得究屬對不對，究屬有多大的一部分可以和別國的經驗相參較，總須等待戰事結束，經過一番精密研究之後，才可以知道。不久以前，我在本刊及雲南日報先後發表過兩篇短稿，「抗戰的民族意識」和「移民與抗戰」，都曾涉及選擇的問題，不過所說的是它種選擇的勢力所已造成的局面對於抗戰的影響，而非抗戰自身的選擇影響。本文是專說抗戰自身的選擇影響的。

債，四十億供建設之用。一計劃在不破壞經濟機構的範圍內，實行總動員法，統制全國經濟，以備孤注一擲。但前者欲強國民以收入之三分之二繳納儲金，等於癡人說夢；後者能得財閥的合作與否根本係一疑問，且此種難取卵的辦法，無異自掘墳墓。

綜上所述，日本自對華作戰以來，內政方面日趨法西斯化，事事聽命軍部，但迄最近，因戰事結束無期，軍部聲威跌落，穩健勢力漸趨抬頭。這種轉變是否能順利進展，軍部法西斯份子是否甘於退讓，雖為一大疑問，但目前情形已充分暴露出人民的切望「收拾事變」，而平沼亦深感時局嚴重，趨起躊躇，既不能副人民之望，復不能滿足軍部之要求，左右為難，動輒得咎。就對華政策言，日本的不能無所得而撤兵，雖穩健派亦非例外。目前的軍事的不積極向前推進，根本由於地形及軍力的限制。而先整頓佔領區域，加緊傀儡組織，以謀人力物力之就地徵發，冀達「以華制華」的目的，急進軍人亦無異議。所以日本政局的趨向穩健抑急進，對我抗戰前途，並無大影響。但以對華問題為中心的日本對列強之態度至值重視。目前歐局又趨緊張，日本加入德意軍事同盟脅迫英美民主國家乎？抑保守相當程度的中立以見好英美乎？不但敵國穩健急進兩派的外交路線之爭，對於我國的影響亦至深且巨。至於經濟方面，敵人此後的困難日增，毫無疑問，所以軍部力主推行總動員法，不惜孤注一擲，而穩健份子則不願動搖整個經濟機構，主張審慎。這個問題也將成為兩派爭持的焦點。目前穩健派的不主過分得罪英美，經濟問題實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潘光旦

戰爭的選擇影響應當分三個時期來看，一是戰前的準備時期，二是作戰的時期，三是戰後整理的時期；這三期中的影響是很不一樣的。我們現在正當作戰的時期，本文所論即以這一期的選擇影響為限。

選擇的途徑不出死亡、婚姻、生育等三條；婚姻所以促進生育，所以事實上只有生與死兩條，不過普通的習慣總是把婚姻也列作一條。選擇的種類也不一。抗戰所直接引起的生、死、婚姻現象，其間若有選擇，便是直接的選擇，大抵前方將士所經歷為多。抗戰也影響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此種社會生活更影響到生、死、婚姻的現象，其間若有選擇，這選擇便是比較間接的

了，大抵後方民衆所經歷者爲多。

在分別討論生、死、婚姻三條途徑所表示的選擇影響以前，不妨先提一提戰爭的一般的選擇性。戰爭是富有選擇性的，即對於一個民族人口的品質，可以發生提高或削弱的影響。我們第一要看軍隊是怎樣組織成功的。大抵，在雇傭性的常備兵制之下，士兵的品質最參差不齊，其平均的品質大約和普通人口相等，或不如普通人口；在征兵制度之下，士兵的品質，就要高得多了，大抵要在普通人口之上；義勇兵，即激於義憤，自動投效的士兵，無疑的是一些人口中很優秀的分子。大抵，義勇的成分越大，而雇傭越小，選擇的影響就越嚴重。抗戰以來，中國軍隊裏，自然這三種成分都有；在抗戰初期裏，第一種的成分爲多；壯丁的抽調，相當於第二種成分；近來報端時常看見自動投軍的獨子長子之類，那就是第三種成分了。官佐的品質當然要比一般士兵高，他們在戰場上的犧牲，爲民族人格與命脈計，有時候雖屬必要，爲民族品質計，總覺可惜。空軍的官佐，因爲精選的緣故，往往屬於全人口中最健全秀拔的一部分，他們的爲國殉忠最富有選擇的意義。我們第二要有戰爭延長的期限；長期的戰爭的選擇影響無疑的要比短期的爲大；最初，也許雇傭性的一些常備兵夠了的，後來却非再三的選拔徵調不可，而選擇的意義，隨了每一次的征調而益見嚴重；在窮兵黷武的國家，在戰事結束以後往往人口中只剩得一些婦孺與疲癯殘疾的男子；據說法國在拿破崙戰爭終了以後，男子的身材平均矮了不少。這種現象的形成，一半固然直接由於戰爭所引起的死亡，一半也因爲婚姻生育的人口活動，到此豈非完全停頓，至少只是那些不合兵役資格的人還在奉行故事。

兩週年之中，我們軍隊中的傷亡總數，官方雖有統計，我們現在還無法知道，我們亟切也不求知道，但數目一定是相當的大，是可以斷言的。傷亡越多，從選擇的立場看，我們當然越覺可惜，因爲我們相信，士兵的平均品質並不在我們普通人口的品質之下。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自慰的，就是，抗戰開始以來，我們和敵人的死亡比率已經漸進的遞減，到現在，常有時候他們比我們傷亡得還要多。

士兵大量的傷亡，固屬是民族的一個損失，但其間也還有不少的汰弱留強的作用。在開火的時候，耳目更聰明手是更靈活，心神更鎮定些的士兵總要多佔一些便宜。這種便宜就是一種選擇的影響。在陣地戰術之下，已經有這種現象，在游擊戰術之下，這種正面的選擇影響宜乎是更見得大。八一三

時代那種玉石不分的犧牲，在遊擊戰術越來越發達的今後，可望是不會再有的。

近代戰爭中，官佐的死亡，和士兵死亡的比率，本來已經有減少的趨勢。例如，普法戰爭中，普魯士軍隊方面，將校每千人死四六人，幹部官佐，每千人死一〇五人，指揮作戰的官佐，每千人死八八八人，下級官佐及士兵，每千人死五人；相對的比較起來，官佐的死亡比士兵爲大；到了歐洲大戰的時候，德軍方面，各級官佐四十一萬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十四不足，而一百三十萬士兵（最下級官佐在內）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十三；至少雙方是持平了。美國軍隊也有同樣的情形。這種進步大概是跟了戰術的進步來的，戰術越進步，則因暴虎馮門一類的勇象而引起的無謂的犧牲越可以減少。歐洲初起的時候，英國官佐死亡率很高，美國加入之後，當官佐的哈佛大學畢業生犧牲得也特別多，都是因爲勇氣太大而作戰經驗不足之故。我們在抗戰開始的幾個月裏，似乎也有同樣的情形，官佐與精良的士兵因此而殉忠的不在少數。但抗戰一經進入純熟的段落，無疑的這種富有選擇意義的損失自然會逐漸的減少。

在民衆方面，兩年來直接間接因抗戰而犧牲的爲數當然更大。但數字是不容易有的，將來戰事結束以後，怕也不容易搜集。但無論數字大小，選擇的影響一定是有的。砲火彈片雖沒有眼睛，但在砲火下犧牲的民衆與九死一生而終於不死的民衆，平均說來，在品質上多少有些分別。上文所說關於耳目聰明手足靈活，心神鎮定的話，適用於士兵的，也未嘗不適用於一般的民衆。民衆中有官守的人當然另有一個責任心與氣節的問題，責任心發達些的比不大發達的不免容易受犧牲，這當然又是可惜的，但假若責任心同樣發達的兩個人中間，甲在其它品性上要比較強，而乙比較弱，那甲的避危無謂犧牲的機會，總要比乙的爲大，這又是正面的選擇了。淪陷區域的婦女也屬於這一類。移民的死亡，在數量上往往可以很大，尤其是戰爭所引起的急遽的移民。淪陷區域以及後方的生活艱苦所釀成的疾病與死亡，數量上也許不低於移民的死亡，不過，無論數量大小，兩者選擇的作用大概正面的多於反面的，也幸虧是如此。

其次提一提婚姻方面的選擇。戰爭期內，婚姻率的一般的激減，和死亡率的激增一樣，是許多民族共通的經驗。中國在這方面雖向無數字的記載，恐怕不會是一個例外。這原因是很淺顯的。大批適婚年齡的男子干役在外，

或正在訓練之中，不能有室家之好，是最大的原因。這是很有選擇的作用的；假若我們承認一般將士的品質，尤其是在體格方面，要比普通民衆爲強，可知選擇作用大體上是反面的，即代表着民族的一個損失。在民衆方面，雖因生活的不安定而也有不婚與展緩婚期的傾向，但終究成婚的較多，但這也未必完全有利，一則因爲此輩的平均品質，比起前方將士來，未見得高，再則因爲此種婚姻的締結，總有幾分草率，不能如平時的考慮周密。後面這一點是我們在後方隨時可以觀察到的。

不過民衆在抗戰期內的婚姻，也有一點有正面選擇的價值。抗戰期內，後方的女子多於男子，男子選擇女子的機會既加多，其選擇的標準自可以加嚴。姻選擇加嚴是於民族有利的。不過這一點似乎最適用於性比例本來比較平衡而一夫一妻制比較嚴格推行的社會；否則，怕情形又就不一樣了。我們人口的性比例向無統計，一二零星的研究又似乎發見男多於女；而多妻的傾向，至今還相當的流行；這一層意國奇尼教授所堅持的戰爭的利益怕還是不屬於我的。

其次談到生育。抗戰期內，生育率的一般的激減是意料中的事；其激的程度要在婚姻率之上，因爲，婚姻方面，當有草率從事的人，而生育方面則

抗戰中的經濟政策

陳岱孫

除軍事外，經濟的力量，無疑的，是決定我們抗戰成敗的主要因素。抗戰已整整兩年了。回顧這兩年中國內經濟的情況，我們不免有憂鬱參雜的感想。兩年前，戰事初起的時候，關心時局者，都焦慮我們落後的經濟不能久經這暴風雨的摧擊。當時誰也不敢大膽的斷言一年之後我們國內經濟還不至於動搖。今則戰事已歷兩年，我們國內的經濟，也像我們的軍事，雖然受了相當的打擊和創傷，而沒有敗壞的端倪。這是可引爲慰的。然從一方面看，這兩年應付戰爭的經驗，確實的，表現一個生產能力落後國家的種種困難，充分的，暴露一個不健全經濟機構的新弱點。這又是可引爲憂的。長期抗戰不但是早定的國策，並且是此後惟一致勝的途徑。則如何繼續維持，助長我們經濟的力量，以做軍事的後盾，確是一件重要的事。在這兩年告終，二期抗戰開始不久的今日，我們應該檢討過往警惕將來。

從整個的經濟力說，這次戰事至少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力有很大的彈韌

否，尤其在節育方法比較流行的今日。這一方面的選擇的意義，大體上和婚姻的相同，可以無須多說。大抵從軍將士的品質超羣，反選擇的意義越大，而民族的損失越不可以數計。其在民衆方面，生育的現象當然不會完全停止，以備大一個中國人口，後方實行生育的，在絕對的數目上，當然還是很大，不過，所可考慮的是，上文所說，不草率從事於生育的人，也許是後方人口中最優秀的一部分。他們眼光遠些（但往往並不够遠），責任心大些（往往並不够大），以爲在這時候多生一個子女，即多一種累贅，對自己的引動固然不利，對子女自身的發育也是害多利少，所以總以暫停生育爲宜。這種見解與行爲顯而易見是反選擇的。

最後還有一點應當提到的，就是抗戰所引起的階級間的流動。這種流動，像移民一樣，也是富有選擇力量的。抗戰以來，有不少有產業的人，已經從鉅富變成赤貧，同時，在淪陷區域內，許多有社會地位與正直性格的人也已經破了家；反過來，一部分的券民，奸商，却因發國難財而起家。漢奸的起家，不管他們將來的結局如何，至少暫時也是一大事實。這都是可以發生不利的選擇作用的。但同時，我們也有不少忠勇的民族分子，因抗戰出力的關係，從工農階級裏擡起頭來，由士兵而官佐，由官佐而將校，成爲領袖階級裏的一派新興勢力。

性。我們常估計一國的經濟力，以爲到了某程度，他一定不能再繼續維持。而事實常給我們以相反的答案。其實一國的經濟力，像一條橡皮帶，拉與太長，固然終有斷折之時。然在斷折點前，與緊張點後之間，大有引伸的餘地。過去我們對於敵我經濟力量的估計都是較低，我們也許錯誤緊張點爲斷折點，所以，一方面，焦慮着自己支持的久暫，另一方面熱誠期待對方驟然的崩潰。事實已經證明這個估計的不確。不但敵人的崩潰不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密邇！就是我們沒有完全現代化經濟的彈韌性，也未可厚悔。這也許是過去支持力的一個解釋。然而我們所認爲應該檢討警惕的地方也在此。因爲如果我們的支持力只是靠着彈韌性，則引伸餘地還有若干是一個問題。如果果于緊張之後，只有伸無縮，則斷折點總是縈繞左右的夢魘。如何緩衝這緊張之勢，如何加強這彈韌的力，是我們經濟力能否支持這長期抗戰的樞紐。

國內經濟最明顯的特點，就是一切經濟制度機構還是帶有濃厚中古的色

彩。固然沿海各地未嘗沒有新式的企業，工廠，銀行等等。而從全面上說，沿海的情形是例外，國內其餘地帶却還是沒有現代化。中古式經濟一個明顯的徵象是全國各地的經濟機能沒有組織，沒有聯絡，沒有相互的關係。其結果是散漫與區域化。我們有若干畸形發展的區域經濟，有若干半獨立式的經濟區域，而沒有把全國做成一個經濟的個體。換言之，我們的經濟制度不是一個神經系相當發達的東西，而有神經不健全，及局部癱瘓的病况。在運用上，我們不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在感覺上，局部的刺激也不易引起其他區域敏捷的反應。以常理講，這散漫破碎的經濟，當然不適宜于支持一個現代的戰爭。然而在過去兩年中，我們居然得到這落後經濟制度一個意外的好處。因為散漫，因為沒有聯繫，因為一區域不大易受另一區域的刺激的影響，我們也免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危險。一個區域淪陷了，固然我們不能說她絕無影響，但她不至牽動後方的全局。甚至現在淪陷區內，敵人後方內游擊區域的活動未嘗不是借助于這區域的經濟。然而這是過去情形，意外的好處。我們今後還能夠長此散漫下去嗎？我們為形勢的關係，不能不以空閒換取時間。然而空閒的退讓是有止境的。我們總有一個絕對的後方。今日西部諸省應該是在這界線之內，而這幾省物力有限，經濟情形更是不如東中兩部。我們不能再任其散漫下去。我們必需把這個後方的經濟打成一片。交通、生產、消費、財政、貿易、金融都要一個整個的計劃，努力推行。我們不能靠天相，我們要藉人謀。

因為一向沿海各省工業發達之區，同時我們已開發的資源也集中這幾省，沿海各省的淪陷，幾乎等于全部工業與資源的失落。現代軍力是建築在工業上面。一個純粹農業經濟的社會是沒有供應支持現代化軍隊的能力。固然沿海各省新興的工業還在幼稚時代，並且所謂工業者大多數還是輕工業，而不是基本重工業。就是沒有淪陷我們在軍事上，到底能得到若干的助力還是一個疑問。也許我們部隊主要工業品的供應還是要仰給于國外。然而他總算是一個工業基礎。淪陷之後，不但主要工業品要仰給國外，即次要工業品的供給也成為問題。戰事發生前數年，政府已有見及此。當由政府投資的某種基本工業工廠，已逐漸依照計劃，設立于較為內地的省分。戰事的推移復使前此計劃不能不有所更動，工廠的地點不能不新加布置。時歷兩年，一部的布置當已逐漸就緒，而過去兩年的經驗，當更使我們感覺無工業後盾作戰之困難。則此後調整後方經濟當以建築主要而得用的工業，與開發新的資源為

當務之急。此點談者甚多，無須贅辭。我們只重提出幾個簡單的標準。(一)舉辦的工業必須與戰事有密切關係，或為人民生活需要。(二)舉辦的工業必為我們現在人力財力所勝任。如果不是我們人力財力所勝任，就是基本工業，也祇可暫時放棄。(三)新資源的開發自當先以供應前方需要，補助後方生產，維持一般人民的生活為急務。(四)于注意當前需要外，新資源的開發，也不能不顧慮及于本身與地方的適宜性，以為長久或暫時開發計劃的決定。(五)農業的改進也不可忽略。除四川外，西部各省都不是糧食豐富的區域。而軍糧民食都足不可或缺之物。過去高談後方經濟建設也許有過于重視工業而忽略了農業的嫌疑。

華北華東各省的淪陷并沿海各口的封鎖也影響及于我們貿易。這也是過去兩年我們經濟力所受深巨的打擊。我們應付的辦法可分兩方面。在過去一年多，沿海各省內除開天津、威海衛、青島、上海、廈門、廣州、已為敵佔外，其餘口岸尚在我們政令之下，因此華東華中省內的貨物會儲量的向這未淪陷口岸輸出。然而近來敵人封鎖的政策加緊了。汕頭沿海已於三星期前登岸。而近日福州溫州等處復有軍事行動的模樣。窺其意似乎在全封鎖我們沿海岸線以擷取我們對外的貿易。在我們的後方，政府對於幾種主要物品的對外貿易（如桐油、茶葉、特種礦產等等）已加統制，由特種機關負責輔助收運推銷，帶有濃厚官營的色彩。然而統制的辦法尚在試驗時間、機構、政策手續等等都在可以重新考慮之列。貿易固然以生產為基礎，然而本身問題的適當解決，也是推進貿易的要素。過去外間對於官營統制機構頗有不諒之處，則此後如何改善加強，都有待於精細的籌劃。其他民營的貿易，政府也應與以輔助，鼓勵。固然因為外匯的需要，政府統制貿易一部分之目的，在於取得外匯。然而鼓勵貿易既然也是主要政策，則商民的利益也不能不稍與考量。在這幾方面，我們此後可做應做的事甚多。

近來交通的困難，暴露過去國內交通畸形發展的毛病。平漢粵漢以西，除開離海內段外，幾無任何鐵路交通。而公路之修築亦以東南各省為盛。二年的抗戰，大部鐵道已入戰區，所餘者亦已早成軍事的運輸線，而失其經濟的用途。抗戰後，湘桂路以甚短規定的時間完成不能說不是主管人員努力的成績。此外已經開工者尚有成渝昆滇緬滇桂等路，在計劃者尚有，滇桂，及經瀾南而通國外的西北鐵路。這些新線，不但是後方各省相互聯絡要線，並且是國際的聯絡線，自然都是此後應該着力者。至於先後緩急則當以財力

爲限。如果財力不充足，則與其同時開辦計劃中之各路，不如集中財力先完成已經開工之路，再以次舉辦其他。二年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公路運輸，尤其是長途的運輸，不是十分經濟的辦法。以之救急則可，以之爲長期的計劃則不可。這又是指明我們此後交通問題的解決還是要集中於鐵路的一點。

至於財政，我們賦稅向以關、鹽、統、爲主幹。雖然政府沒有正式發表過去兩年稅收的數字，我們可以猜測這三種主稅稅收怕不過戰前百分之三十。政府也會增加舊稅，計劃新稅（如轉口稅印花稅等稅則的增訂，遺產稅戰時利得等新稅則的通過）然而收入也有限得很。所以過去兩年我們財政的維持是靠着內外債。自廿六年戰事開始到如今，我們統共發行了七種內債（救國公債五萬萬元，賑海公債一萬萬元，國防公債五萬萬元，關金公債一萬萬金單位，英鎊公債一千萬鎊，美金公債五千萬美元，軍需公債六萬萬元，建設公債六萬萬元）共國幣廿三萬萬元，金單位一萬萬，英鎊一千萬，美金五千萬；借了五次的外債（美桐油借款二千五百萬美元，美購貨借款一千二百八十萬美元，英出口保證信用放款五百萬鎊，英幣制借款五百萬鎊比利時購貨借款二千萬鎊。其餘蘇聯，港銀行聯合，法國等借款因詳情確數不悉，不列入）就現情觀察，我們稅源實在有限。固然我們不能因其有限，不努力整理這一部分的正常收入。然此後財政恐怕還是要仰給於借債。國際形勢近來於我頗爲有利，經濟援助大可源源而來。這個機會我們當然要充分利用。至於內債，過去的經驗發現一個大弱點，應該儘力改正。二年來新發行的國內公債數目並不在少。而由人民認購爲數並不多。有人估計人民認購之數不過四萬萬元。其餘數目則由各銀行接受。公債正常的來源是人民消費所剩餘的財力，與人民過去儲蓄的財力。二者都是財力的移轉。如果公債不由人民認購而由銀行接受則大有間接發生信用膨脹的危險，而引起金融與幣制安全問題。我們承認國內真正消納公債的有相當的限制，然而我們懷疑過去人民認購的數目已經到了消納的飽和點。這一方面尚有待於我們最大的努力。

從財政聯想到金融和幣制。金融機構均發達與現代工商業的發達相

抗戰中國國際形勢的轉變

錢端升

我們的抗戰開始於阿比西尼亞已亡，西班牙內戰正成嚴重國際問題，美國正逢孤立高潮，蘇聯正在清除反側，調動統軍長官，而英法將以綏靖政策

繫聯。華東爲工商業最發達之區，上海爲全國金融的中心。從工業前線逐節退倚農業後方來，一時金融機構的不全備，尚未發生極大的困難。然而如果後方的資源工商各業都急待於開發發展，則用資金的機構也得隨之加強。上海的金機機關也有不少移來後方者，然其業務尚只限於保險。一個聯合有整個計劃的投資，與業務擴展似乎是公私兩益的事。至於幣制，法幣對外對內（這價格是一般人所特爲焦慮之物。二年的經驗不能不認爲相當的滿意。匯價自開戰起，到去年三月，一直維持十四便士半的官價。三月之後，政府開始統制外匯購買。外匯如從十四便士半跌至八便士強。八便士強的匯率又維持了十個多月。中間（本年三月）因英幣制借款的成功，與外匯平衡基金的成立，外匯的基礎似乎更加堅固。一月前，匯市又有一個波動。平匯基金暫時停止維持，便士的匯率。於是匯率又從八便士跌至六便士半。這次跌價明顯是根據政府和基金所預定的計劃。所以到六便士半的時候，基金的運用又重新恢復，而新水準亦因之繼續維持。也許政府對於將來的匯率已有一高瞻遠視的政策。如其沒有，則現在也是一個適宜的時候。我在本刊二卷一期，有一文討論此事。此可不贅。外匯漲落本身的利害，我們以爲，並非爲一般人所焦慮那樣的嚴重，然其所引起對於國家信用的心理反應應當的危險。所以維持匯價的目標還是消滅可能的心理恐慌。貨幣對內的價格就是物價問題。二年來各地物價漲跌是事實，雖各地漲風不一致，各物漲率也不一致。我們不能否認二年來購買力有相當的膨脹。即就上述內債發行之點便可略知端倪。然而購買力膨脹絕不是物價趨漲的唯一解釋。在有的地方，物價不升是主要的因素。不論原因若何，這個現象值得各地當局的深切注意。生活維持是後方社會安全一個必要的條件。這一點做不到，便是種下內潰的種子。一方面我們希望政府對於信用膨脹的可能性，特別慎重注意，另一方面，凡其他構成物價高漲，幣價下跌的因素，無論阻力多大，都得儘力加以撲滅。

總之我們國內經濟，在過去二年所表現的支持力，固然超過一般意料之外。增強新經濟力量，以緩和這緊張的局面，是從今起，不容緩的工作。

，求歡德意的當兒。這於我絕不是一個有利的當兒，而敵人儘有理由認爲是對他有利的當兒。我們爲認清當時的局面，我們絕無理由可以希冀英法美

蘇能予我援助，更無理可以希冀。早與敵人作反同盟的德國和已與敵人表示接近的意國能嚴守中立。處這種不良的環境之下，而能毅然應戰，以保我領土主權的完整，更以維持我民族的尊嚴，我們應服膺並感謝我們領袖蔣先生的大智。

「公道自在人心，」這句話可以表示抗戰開始以前各國輿論的情形。英美人當時雖多主孤立和平，但對我國的同情則絕無可以疑問之處。當一二八的時候，英美尚有不少或誤信敵人宣傳，或狃於利害關係，同情敵人者。但這次列除了若干極少數受敵利用者外，無不斥責敵人的妄肆侵略，而對我的抗戰表示敬意與同情。此種敬意與同情在蘇聯的報紙上更有堅強一致他表示。法國的報紙向較少獨立精神，且易為金錢所轉移。在九一八甚至一二八之時，除左派各報外大都不利於我；但此次也少肆意攻擊我方者。即法國的報紙，尤其是比較獨立的佛蘭克福時報等，在抗戰初起，中法關係尚未十萬惡化之先，亦不乏對中國表示同情者。

輿論既為此同情於我，而敵人之摧殘第三國利益又十分明顯，故在抗戰初起的一二月內，英美法蘇的政府亦即表示其態度。英國在滬戰未起之時，本望華北事件可以局部化，其態度亦未離開中立，但不久即借許格林被炸受傷案，質問日本在華作戰的權利。美政府即時態度頗不明瞭。赫爾七月十六及八月二十三日的兩度聲明，日後固人人知其用意而在斥責侵略者及不守條約者，藉為和平國家作聲援，但該二聲明既未指明日本，其用意幾近曖昧。當九月的下半，華盛頓且有嚴守中立，不問是非的趨勢。但至十月初羅斯福發表芝加哥演說，則美政府的態度也充分明朗化。此後因孤立派勢力仍甚猖獗，政府未敢積極援華，但其助華抑日的趨勢則固始終未變。

在戰事初起時，英美既同情於我，而又恐我不能作長久的支撐，乃有比京九國公約會議的召集，欲以九國公約為基礎，勸導日人停止戰爭。會議的失敗，充分表顯出來下述一個要點，即：英美如不擬以武力為後盾，則他們的勸告對日本不能發生效力。這一點對我們的抗戰有消極的貢獻，因為自比京會議而後，英美再不作憑空口說白話式的調解的企圖。

在這裏，我們可以省略法蘇兩國的行動。法國的行動在大體上總是追隨英國。蘇聯的態度始終一致，就是在不作戰的範圍以內，盡量援助中國。蘇聯的援助，在抗戰開始時就開始，現仍源源而來；但蘇聯並不欲因援華而與日作戰。異日他如果與日本作戰，那一定是由日本直接引起的。

至於德意，則自始即對我冷淡奚落。但德國起先尚有勸我就範的野心。他以為敵我如能接受他的調停而停戰，則敵我俱將就德國，而我國的人力物力亦可為軸心國家所倚重。因之，他一再勸誘我方接受調停。這種調停的嘗試，到了去年正月已遭逢最後的失敗。此後的嘗試則實是對於居心巨測別有企圖的一班亂臣賊子的勾引，而不能稱為調解了。

一切調解既歸失敗，同情我與夫想助我的國家，在理論上，應只有增加我方力量（軍力或經濟力或二者兼之），與減少敵方力量的兩途。但這兩者實是二而一的辦法，這兩者當然俱為日人作嫉視。在理論上，英美法等國本可不願日本的嫉視，不懼日本的報復，而毅然實行；即非軍事經濟同時並進，只少應可以種種方法增抑敵我的經濟力量。但日本既與德意日益親近，而德意日三國的實力又極可觀，則同情於我的國家，在實行助我制日前，自不能不先成立各種團結或陣線。

不幸英美法蘇等國歷久不能團結。英國在張伯倫政府之下，方欲推行其所謂綏靖政策。張伯倫既不信希特勒有危害英國的野心，既不信莫索里尼有不能遷就英之勢，又不願與蘇聯交好。於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謀與德意交議。私人交換信函與派使接洽不算外，先則有去年四月十七日的英意協定，繼則有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慕尼黑協定，而奧之被吞，捷之被奪，均置若罔聞。英蘇本應聯合一致，李維諾夫致力集體安全的工作應為英人所感激，而張伯倫則反藉慕尼黑協定將蘇聯摒於歐洲之外。英美本應一致，但美國政府既受孤立的掣肘，而英國取悅德意的動作更使英人寒心。因上種種，日本與德意的團結日堅，而英美法蘇則長處於散漫疑忌的境域中而不能自拔，對華的援助坐是亦無從積極。

英美法蘇之不能團結連帶使我們對付德意的政策亦歷久難以決定。如將世界局勢作一久遠的看法，則英美法蘇終必團結，而我對日為慮的德意亦早應採取決絕的態度。然英美法蘇既一日不能團結，則我政府之一日敷衍德意，或亦有其苦衷，然而國人多時的視聽却不免因之而受影響。

現在形勢不同了。自希特勒破壞慕尼黑協定，併吞捷克，莫索里尼破壞英意協定，併吞阿爾巴尼亞以來，德意的野心，即張伯倫龐萊之輩亦不能熟視無睹。於是乃有反侵略集團的試組。英蘇的談判雖歷二月餘未有結果，但大勢所趨，英蘇終究須得聯合。美國孤立派的勢力固然至今仍極可觀，然唇亡齒寒，美人也有此感，所以自慕尼黑以來，美人主張以軍火借款助英法者

，其百分數蓋日有增加。因之我敢言在最近的將來，英法蘇必可成一集團，而美國則將爲此集團的支持者。

因爲反德意的集團即將組成，日本對德意不敢有進一步的接近。但日人既自居於「無有的」國家之列，而其軍閥的狂暴又如德意的統治者，則日德意終無可分。所以國際的形勢決將於數年內形成英法蘇與德意日的火併——固然何日火併，尙無人能作預言。

如果英法蘇與德意日火併，我國自必站在前者一方。這是不能發生疑問，亦不必討論的。我們現在所欲悉力以求者有兩點：第一，在火併前，我們務須或賴自力，或求人助，以支持這抗戰的局面；第二，在火併時，我們必須能爲英法蘇所重，庶幾在實現最後勝利時，我們可以取得我們所希望取得的地位。

關於第一點抗戰局面的支持，除自力的增加非本文所及外，我以爲我們應首重者，即如何以增加英美對我的經濟援助。我主張重英美，乃因法國的經濟力量無英美的宏大，而蘇聯之盡量助我，則早成已定的國策，不易因我的活動而有所增減。獨英美兩國，則實力既宏大，而其所能予我的助力，亦可大可小，故我們應加倍努力，以求多助。

欲求英美願以更大的經濟助力予我，我以爲一方面我們應力向民治的途徑走去，另一方面應使英美人深信我們抗戰決心之堅，並瞭然於我們經濟實力的脆弱。在抗戰的第二期，經濟方面的持久戰容或比武力的鬥戰更關根本。我方經濟力的脆弱本是事實，無所用其隱諱。如或罔事宣傳，使外人誤以爲我方有很大的潛在的經濟力，而坐視不援手，則容有難以爲繼的危險。但如外人知我經濟力量不敷，而又疑我不能堅持到底，則亦有裹足不前不敢援助的危險。所以我說對實力不必言過其實，而對決心又不可不有充分的宣傳。就我所知，自汪兆銘等叛離黨國以來，外人對於我民族抗戰到底的決心已少懷疑，但外人亦儘有誤信我方經濟力量足以支持，而我方亦儘有以此宣傳

日寇弱點的暴露

日寇本來是「泥腳」，而封鎖天津英租界的事件更暴露了他的弱點。表面上看來，日寇封鎖天津英租界，好像是一樁耀武揚威的事。她在侵略我之外，竟有餘力，敢向英國尋釁。不過細細分析起來，她的這種舉動，

者。我以爲即令我方誠有支持力量，爲取得英美較大的助力計，我方仍應以困難情形充分告知英美人——尤其是負責者及各界有力者。

關於第二點兩大集團火併時，應如何設法使英美法蘇尊重我國，我以爲除力向民治的途徑走去外，尙應竭力調和英蘇間的利益，消滅英蘇間衝突。英蘇的不睦，半因主義不同，半因利害衝突。利害衝突，東亞方面所關甚鉅波斯，阿富汗，印度，西藏與新疆數十年來向皆爲衝突的場所。但中國如能成爲一個獨立的強國，能尊重各國通商的權益，而又能任外人對其資源作合理的開發，則英蘇不但在藏疆的衝突可以根本消滅，即在印度及中亞西亞的衝突亦可無形減少。我極希望我國外交當局，能放大眼光，高瞻遠矚，以大國強國的外交家自居，一面竭力聯法拉攏英蘇，一面更預擬若干調和英蘇在中亞的利益的方式。如能爲此，則我們在英蘇之間的國際地位自然可以倍增。

但是，政治力求民主化尤爲首要之圖，無論爲取得英美經濟助力，或爲求獲英美法蘇集團的重視，均有大重要。我們萬萬不要忘記在帝俄被革前，美國對協約國總感覺着一種不自然；我們也要忘記一九三五年第三國際決議令各國共產黨與各國民主政黨合作，蘇聯亦決計與各民主國合作後，蘇聯的憲法即有民主傾向的修訂。這兩件事均說明一簡單的公理，即：只有民主國家才能在民主集團中佔地位，且能多得民主國家的援助。如果民主原不是我們所要走的途徑，那也許還有商量的餘地。但我們既早決定要走的途徑，而走此途徑又合目前抗戰的需要，則更不能有所遲疑了。

總說一下，根據年來國際形勢的演變，以及今後抗戰的需要，我們建議三事：第一，加緊民主化我們的政治；第三，外交上要有大國的風度，要努力居間調和英蘇的利益與衝突；第三，向英美要注重大國宣傳，而宣傳要注重實在的經濟情況與抗戰情緒。我們的總目的則在取得英美兩國較大的經濟助力，以助我支持長期的抗戰，並在取得英美法蘇的重視，俾使我們在兩大集團日後總清算時，佔得有利的地位。

史國綱

可說是裝腔作勢，耍弄手段，希冀在她的泥腳還沒有溶化而尙能勉強站立之前，找一個體面的下台方法而已。

在實行侵略戰的時候，敵國的軍閥就誇大他的宣傳，說祇要十二個師團

的兵力，和三個月的時間，便能征服中國了。但是十二個師團已經完全死了，戰爭也延長到兩年，而中國不但沒有屈服的現象，軍事上却漸占主動地位。師出無名，已經是不容易得到人民的擁護；現在死亡的數目這樣大，戰事比預定的時期增加了八倍，前途還是渺茫，要國內不發生反響，却是不可能的。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敵國的軍閥祇能把失敗的一切責任，都推在第三國的暗中干涉上，來隱蔽本國的人民。

美國強大而富有，並且是敵國軍需原料大部份的來源地因此是不可得罪的。蘇聯方面，敵國在張鼓峯吃過一次虧，不願意再輕率從事了。法國人度量小，常常會弄假成真，不是恫嚇的對象。祇有英人，具有妥協的本性，只要不超過某種的限制，儘可以耍弄一下。於是天津英租界便成了嘗試這種隱蔽政策的最適宜地點。

敵國的軍閥在大處雖然十分笨拙，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是有小聰明。天津事件表示了他們這種的特長，他們知道天津事件的結果，不論是成或失敗，對他們都是有利的。成功的話，他們可以宣告國人，說在遠東權益最大的英國，已經對他們屈服，祇要國民再忍耐些時，獨霸遠東的目的就一定可以達到的。失敗的話，他們又可以對國人說，侵華戰爭的不能為期完滿結束，完全是由于第三國的從中干涉倘若不信，祇要以英國人在天津的舉動便可以知道了。因此國民更該極度犧牲，來積極準備打倒遠東的非東方人的勢力，然後才能夠實現「東亞新秩序」。

假使敵國的人民，真的絕對擁護軍閥的侵略政策，軍閥們再也不必在百忙之中，要這套把戲；儘可以依照着侵佔東三省時的舊方法，先佔據全部土地，然後再逐漸施行排外的政策，不過現在敵國人民的擁護，遠不如那時的熱烈；不滿和怨忿的情緒，暗中在迅速蔓延着。因此敵國的軍閥不得不採用一種方法，來提起人民的精神，而天津事件就等于爲了到達這個目的所打強的心針。

同時，在對外方面，敵國政府也可以利用天津事件來緩和德意要求增強防共協定的壓力。這種虛張聲勢的舉動，目的在表示遠東的法西斯國家，已經在分散民主陣綫在歐洲的力量。事實上已經做到，又何必太着重形式呢。假意推諉，希望自己的外交政策，不要和軍事一樣的弄到不可自拔的地步。但是意國的輿論就表示不滿，可說是自討沒趣。

X X X

還有，關於天津事件駐津寇軍司令所發表的佈告，更顯露了日寇侵略戰爭中不可掩飾的弱點。該佈告內稱「英方當局（一）保護反日份子；（二）支持中國法幣，妨礙「聯合銀行」鈔券之流通；（三）促使物價之騰漲；（四）默許並未登記之租界無線電台；（五）准各學校用反日教科書。若非英方改變政策，……則此項限制辦法決不撤銷。」（中央社天津六月十三日路透電）又據中央社倫敦六月十七日路透電：則云：「日方所求者，爲英當局放棄其「親華」政策，……所謂「親華」政策，即包括（一）保護「反日份子」與「共產份子」；（二）支持中國法幣，阻礙「聯合銀行」紙幣之流通；（三）囤積貨物；（四）電台；（五）允許各學校教授「反日」之課本。」這兩電內容相同，足見是可靠的。細細分析一下，這不不是等于日寇承認侵略戰爭失敗的自白嗎？

日寇佔領華北，已經一年多；傀儡政權，也成立了很久。假使日寇統制華北的情形，真有宣傳上那樣的順利，又何必顧慮到區區的天津英租界？天津英租界能有多麼大，保護這許多日寇所謂的「反日份子」，以致于「東亞新秩序」受到嚴重的威脅？這樣看來，日寇在華北的統制力，除點綴之外，的確是絲毫沒有的。敵國的軍閥當然不能把這種情形，向國人宣佈。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祇能把一切的罪過歸諸第三國劣力下的租界了。曠在鼓裏的敵國國民，或者看不穿日寇軍閥所弄的玄處；不過對於冷眼的旁觀者，却是昭然若揭的。

中國的法幣，無論英國如何幫助，假使人民不信任，是無法維持的。反過來說，「聯合銀行」的紙幣，無論英國爲何阻礙，假使華北的人民信任，並無法破壞的。這是顯而易見的。現在日寇的軍閥，不問清根源，反把經濟侵略的失敗，加罪於區區的天津英租界身上。可見日寇對我侵略以外的經濟戰，決沒有她所希望的那樣完滿。

日寇本想在侵略的過程中，利用我國的資源，來作爲在華軍事行動的經費。不過在天津事件對英要求裏看來，這個期望一定還沒有實現。否則她又何必做出這種無恥的行爲，堅決要求租界交出所儲藏的五千萬白銀呢？她國內的資源已經爲了侵略戰而漸消失，同時又不能如意地利用侵略佔區裏的現成資源，這真是她的大危機。

至於英國的援華程度，在我們看來，真是微乎其微。不過在日寇的目光中，已經認爲了不得了。她竟不惜採用有釀成直接衝突的危險的手段，來威

脅英國改變既行的政策。這不能不使人懷疑她的侵略能力，已經快要到枯竭之點。日寇策劃侵略的人，決不會種樣策，以為中國被侵略的時候，竟沒有一個與國。現在區區的英國援助，就足以使她焦慮，間接表示了她的繼續進行侵略戰爭的困難。

總之，駐津寇軍司令對英當局的要求，不啻是自己弱點的大表白。弄巧成拙，本來是具有很聰明者所慣幹的。

但是有一點我們却該加以注意。日寇詭計多端。安知道她不利用威脅第三國的方法，在泥腳溶化之前，來求得一個有體面的下台？這並不是毫無根據的猜度，因為歷史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證例。

當日俄戰爭的時候，日本經過一年多的作戰之後，已經是精疲力盡的了。但是帝俄仍舊有充份的資源，充足的兵力，儘可以源源派大批有力的海軍和陸軍到遠東。據當時軍事專家的評論，以為戰事再延長六個月，帝俄一定可以轉敗為勝的。本來那時的美國羅斯福總統，熱心和平；德皇威廉第二怕帝俄在遠東的勢力，過於擴展；英國已經和日本訂立同盟，防止遠東帝俄勢力的南下；同時在俄的國內，也有發生革命的危險。這樣好的機會，才使日本求得和平，免了最後的失敗。她在橫資矛斯和平會議上，不能得到賠款，而其他方面所得的利益也比較的少，就因為她的勝利是由於別國的斡旋而得到的。

現在日寇的情形，又安知不和日俄戰爭快要結束時的一樣？不過日本的地位，却和那時迥然不同了。那時她有別國的同盟，現在却適得其反。那時帝俄是侵略者；現中國却是為自衛和正義而抗戰。並且各國知道中國抗戰的目的，是在維護主權和領土的完整，而她的戰鬥力也是與日俱增的。這樣，誰願意出來斡旋，反使日本的軍閥得繼續生存，再做將來世界和平的毒賊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計無所出，祇能威脅第三國在遠東的權益，作為一輛暗示，強迫第三國出來斡旋。天津事件的小題大做，看來是很像的。假使不幸不中，第一英國不要上鉤，因為養癰成毒，決不是保障自己的權益的好方法；第二希望國人加強抗戰到底的決心，不倒倒敵國的軍閥，決不休止。

日寇這種的陰謀，即使能够使英國上當我們也不必過慮。從抗戰兩年來

得到的經驗，我們知道最後的勝利，祇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求得。同時我國的外交路線，並不是只有英國一條。英國丟棄我們，或者竟能够在別條路上更順利地邁進。在另一方面，依照現在的國際情勢看來，英國決沒有丟棄我們的道理。英國這樣做了以後，不但國內的輿論不許可，並且要使美國對於英國的不信任心更增強。這是英國當局積極所要避免的。不過我們却不能為了這個緣故，對於局勢可能的發展，便置之不問。

從上文看來，天津事件，不但暴露了日寇侵略的種種弱點，還間接告訴了我們敵國軍閥已經到日暮途窮的階段。最近他進攻汕頭，佔據定海島，擾亂閩浙沿海各地，同樣的具有強心針的性質。祇要我們有堅強的決心，無論在任何環境之下，決不變更改衷，實行抗戰到底，最後勝利的確快要降臨了。在這種決心之下，即使天津事件有我們所認為不利的結局，對於抗戰前途，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

本期撰者

本期出版適逢抗戰兩週年，因由王迅中，潘光旦，陳岱孫，錢端升諸先生就抗戰的各方面，分別撰文討論，而由傅先生作一總論。
史國綱先生論天津日寇封鎖英租界事件，是一篇富有時間性的文字。
本期各位撰者均非初次與本刊讀者見面，故不另介紹。

今日評論	每星期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總經售	昆明育亨街一六九號
印刷者	正中書局服務部雜誌推廣所 (重慶中二路二八〇號)
價目	零售每份五分 全年國幣二元 半年國幣一元

中國銀行

本行爲國民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資本四千萬元全國各地有分支行國外紐約倫敦星加坡巴達維亞仰光河內海防大坂等分行其他各國有代理處辦理國內外匯兌各種存款放款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手續簡捷服務週到如蒙光顧毋任歡迎

竭誠爲社會服務
努力謀顧客便利

交通銀行

行銀業實國全展發爲許特府政民國

務業行銀 切一營經

兌匯通均 埠商大各

元萬千二幣國本資

元萬十九百六幣國金積公

元萬千五萬五幣國額總產資

號掛報電 話 電 址 地 行分明昆
四七〇〇 行銀通交 路基金

爲教育文化界服務

最誠摯的，是

金城銀行

上海總行 江西路

昆明行址 金碧路



寄航空信！

迅速 詳盡 省費

空中旅行！

快捷 舒適 安全

重慶 香港 河內 成都 漢中 西安

桂林 蘭州 寧夏 西寧 涼州

均可通航

歐亞航空公司

總公司 尙義街 三號